

小|小说|看|台|

穿过禹城的晨雾

李国军

关上车门，寒冷马上被阻在窗外。今年冬天冷得早，在街边等车十多分钟，唐庆身子已冻僵了。

“到武装部。”唐庆说。

车上已有两名乘客，副驾驶坐着位穿棉袄的太婆，嘴里不停提醒司机自己在哪儿下车。唐庆左边，是个长发穿羽绒服的年轻女子。

“刚好顺路，大哥今天你的运气真好，三个人都顺路。”年轻女子说。

从秋天开始，禹城改造老城，十街九不通，上下班成为一件苦闷的事情。有年轻人在城市论坛里调侃，禹城目前正在干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修地球。你看老城四处挖起大坑，处处不通，不修地球是干嘛！

“人凭着良心做事，运气不会差。”司机回应年轻女子的话。他戴着口罩，听声音大约三十多岁。

禹城出租车潜规则，只要顺路，司机可以“打连”。三个乘客，算是跑了三趟。回风路远，每辆车费约十元，一趟三十元，运气的确不错。

驶过红绿灯，又有个年轻人招手到陆地石油加油站。顺路，司机停车，年轻人钻了上来。

后排三个人，明显拥挤了。唐庆往女子旁边挪了挪，心里有点腹诽：这司机，太贪心了吧。

临近加油站时，司机热情提醒年轻人：“等我靠边你再开车门，对大家好，旁边路过的电瓶车也安全。”

副驾驶老人也忙着要下车：“我要到血站那儿，我不晓得路。”

“大娘你坐好，你还早呢，血站还早。”司机忙说，老人将信将疑地关了车门。

“大娘你放心，我肯定把你送到。”司机说，“我这个人做事，说到做到。”

人不错，就是有点话多。唐庆想。

天还未大亮，车灯闪烁成一条长龙。话痨司机开启了个人演讲模式，他说自己本来在南昌开超市，因被兄弟出卖，亏本数百万元。现在回到禹城，一穷二白。

“最让我难受的，我本来是为了帮他脱困才到南昌的……”司机说，“不怕你们笑话，九月份开学那几天，女儿上学的报名费我都交不起。”男人摇头，“还是我老婆厚着脸皮问老丈人借钱才交上。”

反正堵车，乘客也只能听他述说。唐庆翻手机，大娘絮叨着下车，唯有羽绒服女子有一搭没一搭回应他。

“我穷得硬气，现在我跑出租车，每月也有五六千的收入，除去还债，每月留下二千多生活。”司机说，“今年年底吧，估计能还完账。到时候我再想想做点什么事情。”

“吃一堑长一智嘛。”羽绒服女子赞同。

司机突然转过身来，“不过，不管多艰难，员工的钱一分都没欠，我抵押房产借贷款支给了他们。”

“绿灯亮了。”唐庆提醒他。

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吹牛，偶尔假装失败打悲情牌。只要有听众，他们能说上一天。司机的话，唐庆虽不十分相信，也并不反感。但他开车不专心，唐庆嘴里不说，心里颇有微词。

车堵过四中，羽绒服女子扫了微信下车，司机客气说再见。然后拐过电视台，在细雨中驶向血站。

老人说不清自己下车的具体位置，司机询问了三四次，还是不能确定。看老人有点急了，他安慰老人说：“大娘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又转身笑着对唐庆说，“大哥，耽误你时间了。”

“没事，离上班还早。”司机不厌其烦帮老人确认她儿子的住址。

大娘终于确定了地点，下了车，颤巍巍掏出一个手帕付钱。唐庆看看计费表，老人从后河上车，车费已跳过二十元。

“大娘，你走好。”司机见老人已下车，拉上车门，一脚油开走了。

“大娘，你走好，车费就不要了！”司机朝车外扔了一句话。

“谁家都有老人，只要遇见了，我就免费拉他们一趟。我虽然穷，但免费送他们一趟还是可以的。”

“只是耽误大哥你的时间了。”司机继续念叨着。

“我不赶时间，你慢慢开。”唐庆及时回应他。

车越过回风大街，停靠在惠民超市门口。唐庆扫了司机微信二维码：联华超市。

“就是我开的超市，现在关门了。”司机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说，他说的都是真话了！唐庆不由仔细看了一眼，红袄子，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

本来十元车费，唐庆扫了十五元。

“大哥，慢走！”司机一如既往热情，打转向灯，越过马路。

唐庆走到单位门口，听到身后微信收费标准：“微信到账十五元。”

唐庆转身，迷蒙晨雾里，司机朝他招手致谢。

车灯闪烁，出租车消失在对街整齐的紫叶丁香花台后。

雨似乎小了些。

落地的枣子

张学鹏

女孩出生时，院里的大枣树正开花。于是女孩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枣花。

枣花刚能站立时，妈妈就把枣花放在枣树旁，枣花扶着枣树转圈玩。从春转夏，从夏转到冬，转着转着，枣花慢慢长大。

枣花对枣树很有感情。春天来时，枣花望着满树米黄色的小花，闻着花香，欢呼雀跃。夏日炎炎，枣花在树下乘凉，听蝉鸣叫，鸟儿唱歌，看青青的枣儿挂满枝头。秋风送爽，枣花在树下捡起被风吹落的枣子，用小瓷缸装起来，洗干净，吃起来清脆、甘甜、可口。

妈妈见了，夺过瓷缸，将枣子倒掉。妈妈凶着说：“以后不许捡。落在地上的枣子不是生了虫，就是被鸟啄了，不能吃。”

枣花看着地上的枣子，没人要，很可怜。

枣花搬个小凳子，坐在枣树下，看枣子，想爸爸。枣花出生后不久，爸爸就外出务工了，很少回家，在枣花的脑海里，爸爸的样子很模糊。同学们经常说枣花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枣花很难

过，也很想爸爸，想让爸爸抱着，送自己上学校，让同学们知道，自己有个好爸爸。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挂满枝。秋风起时，红扑扑的枣子挂满枝头，风一吹，会落下几颗红艳艳的枣子。枣花和妈妈坐在枣树下数枣子。

枣花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很想爸爸。”

妈妈听了，一下子拉长了脸，凶着说：“别提他，就当他死了，不回来了。”妈妈紧紧抱着枣花，眼角挂着泪。

枣花大了些，慢慢明白，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他们在闹离婚。

隆冬时节，枣树上孤零零地挂着几颗红枣，任凭风吹雪打。爸爸回来了。爸爸妈妈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爸爸说：“还是离了好，免得互相折磨，孩子、房子、存款都归你，我净身出户。”

妈妈说：“你想得美，你的闺女你带走，我带着个孩子，以后怎么嫁人？”

爸爸说：“你可是孩子的亲

妈，自己的亲闺女都不要，你还是不是人呀！”

妈妈说：“你才畜牲不如呢，瞒着孩子和老婆跟别人好，背叛家庭，不负责任，你不是个男人！”

争吵中，爸爸摔了一只杯子，妈妈摔了一只暖瓶，爸爸掀翻了桌子……

正当鸡飞狗跳时，奶奶来了。奶奶说：“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离了婚，孩子怎么办，我七十多了，没有精力给你照顾孩子。”

枣花很伤心，哭着跑了出去。

枣花站在枣树下，天很冷，下着雪，一阵北风吹来，红红的枣子掉落下来。她从雪地上捡起枣子，捧在手心。

见枣花跑出屋子，奶奶跟了出来。枣花捧着掉落的枣子，对奶奶说：“爸爸妈妈都不要我，我就像这枣子一样，没人要了。”

奶奶凶着说：“你胡说什么，以后不许胡说。”说着话，一把打掉了枣花手中的枣子。

枣子滚落在雪地里，干瘪，溜溜的红，很扎眼，让人心疼。

坐在秋天的窗口
(外一首)

冉启成

下面坝子
一群正劳作的城市裁花人
一个女人，在他们中间
走来走去
样子是管理的人

这是一个雨天的上午
我在楼上，喝着茶
楼上茶馆里
有人打牌，有人侧身说话
样子都是悠闲的人

我是楼上的一员
脸谱刚从夏天过来
坐在秋天的窗口

想起这秋天的日子
我一会儿看往楼下
我一会儿看着楼上

稻谷黄了

稻谷黄了
走在路上
我这样想着

走完一段小路
心中的暑气开始消散
走进一个季节
心中的天空
似乎已很高很远

稻谷黄了
从入秋开始
希望 梦一样
涌动在季节中

稻谷黄了
在金秋的路上
我看成熟
在时间里
沉沉地弯下了腰

让我再看你一眼

毛晓丽

一回头，又看见鸣沙山
站在敦煌城背后，看着我
到来，又目送我离开

朝晖里的沙丘，线条决绝
又黑白分明。她身后
湛蓝的天空不染一粒尘埃

让我再看你一眼，敦煌
我是飞天袖间的花朵
夙愿盛开在骆驼草叶上

月牙泉，我美丽的新娘
谢谢你等我一亿年，你荡漾的
微波，也是我初见你的娇羞

美|文|阅|读|

神奇的土地

王乾志

又是秋天。大地上再次迎来最绚丽的季节。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最熟悉的就是土地。越是熟悉土地，越觉得土地神奇。

神奇的土地里，藏着无数种颜色。你看看春天的花就知道了，有的花吸收了土壤里的红，就成了红花；有的花吸收了土壤里的黄，就成了黄花；有的花吸收了土壤里的紫，就成了紫花了……当然，有的花没看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任何一种颜色，神奇的土地就给了它纯洁的白。

秋天，土地上的颜色一点也不比春天逊色。我曾站在河堤上看秋天的稻田，那大片大

片的金黄仿佛一个超大的地毯，铺向远方。我也在山头上眺望过成熟的高粱地，大片大片的高粱红了，像红云一样涌向天边，把天地都映红了。还有碧绿碧绿的菜地，五花山一样的果园，多少种颜色，数也数不清。

神奇的土地里，还藏着无数种滋味。小时候，常采食野地里的一种叫酸浆的草，鲜鲜的酸，很受小伙伴的喜爱，它的叶子就吸收了土壤中的酸；而多数的瓜果梨桃，它们吸收的是土壤中的甜和香。还有些食物是苦的，吸收的就是土壤中的苦。还有辣椒，不断地从土壤中汲取辣味，辣得自己都红彤彤的。还有些植物是吸收了多种滋味的，比如春

天里的第一口野菜和第一茬春韭，那种鲜美的滋味，整个春天滋味都在里面！

神奇的土地里，甚至藏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即使是在天寒地冻、万籁俱寂的冬天，春天的声音和气息也一直深藏在土地深处潜滋暗长。如果你能静下心来聆听，你会听到土地深处花开的声音，庄稼拔节的声音，稻谷间窃窃私语的声音，大豆摇铃的声音……很多很多的声音都在土地深处藏着呢！

只有热爱土地的人，才能懂得土地的神奇。热爱土地的人，土地就是他的情人。

热爱土地的人，一生都在土地上耕耘，也许，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神奇的土地融为一体。

寓|言|故|事|

寓言三则

王述成

松鼠会诊

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病了，常在松树上玩耍的几只松鼠见了，都很着急，于是蹿上蹿下探视起来。

第一只松鼠“嗖嗖嗖”从树顶蹿下地，忧心忡忡地说：“树冠繁茂的叶子都蔫了，要治就自上而下地治，效果好些。”

第二只松鼠“嗖嗖嗖”从树腰蹿下地，迫不及待地说：“树干的皮都脱完了，要治应该先治腰部。”

第三只松鼠绕着树的根部转了一圈，心急如焚地说：“你们没看见这根部的颜色都变了吗？要治肯定要从根部治起。”

三只松鼠都强调自己的判断正

确，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无从下手。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儿，突然一阵“梆梆梆”的声音从他们头顶传来。

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了，正从松树身上啄出一根又一根害虫来。

惊愕之余，松鼠们想，与其坐在这里瞎争论，还不如像啄木鸟那样立即行动哩。

想被赞美的猪

猪听到最多的就是人们对牛的无限赞美。当有一天它终于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后，便大步流星地走到地里，用嘴使劲地拱着泥土。不一会儿工夫，猪便拱出了一堆又白又嫩的花生。

猪一边喷着满嘴的花生碎末，一

边自信满满地说：“这下，人们该赞美我了吧？”

一旁的猫问道：“为什么该赞美你呢？”

猪乐呵呵地说：“人们赞美牛，不就是因为它耕地松土吗？可它那么卖劲地耕着，耕出了什么东西吗？我可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拱出了这么多香喷喷的花生呢！”

猫忍不住笑了：“老猪呀老猪，你咋不想一想，你拱出来的花生是怎么长出来的呢？那是牛辛辛苦苦把地耕好，人们把花生种下去的呀！”停了停，猫又说，“现在，你把花生拱出来吃了，而牛却还在辛勤地耕耘。你说，人们到底该赞美谁呢？”

猪一听，羞愧地埋着头赶紧溜走了。

扫帚与灰尘

灰尘觉得扫帚是因自己而生。所以，它到处炫耀，说自己是扫帚的恩人。扫帚却不管那么多，只要灰尘掉在地上，便立马扫其出门。

这便惹恼了躲在角落里的灰尘：“我躺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你却要把它清除出去。你是知道的，你是因我而生的，却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扫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生来就是为了清除你的。”

“难道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灰尘气咻咻地问。

“给你通融了，那我可就该下岗了。”扫帚